

參賽類別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請勾選)
作品名稱	誰是鬼？
<p>                     日暮低垂，牆壁被染上一層金輝，斜陽穿過一扇扇窗戶，在空蕩蕩的校園中追逐躲藏，最後一起灑落在一個女孩的頭髮上，她踮著腳尖踩在窗台上，吃力地伸長手試著擦拭高處的玻璃窗，但由於她的身高，整個畫面詮釋著什麼叫有心無力，過了許久，女孩似是認清了現實，蹲了下來，開始清理窗溝，窗戶映照著女孩辛勤的模样，清澈的眸、粉色的唇、披著暮陽的髮，如果此時有畫家，肯定會坐下來細細品鑑此刻，但此刻一個無奈的聲音破壞了氣氛                 </p> <p>                     「為什麼我們還不能走啊？」                 </p> <p>                     「我還有窗戶沒擦。」                 </p> <p>                     「那又不是你的工作……」                 </p> <p>                     「我還有窗戶沒擦。」                 </p> <p>                     「……你再也不走校門就要關了，你難不成還要再翻一次牆？」                 </p> <p>                     「我不會被抓到。」                 </p> <p>                     「可是你今天穿的是裙子欸！？」                 </p> <p>                     「我有穿安全褲。」                 </p> <p>                     「……」                 </p> <p>                     原本映照在窗戶的女孩身影不知何時化為一個男孩無奈的臉，黑色的繃帶纏繞著他的身體，空洞的眼框望著女孩，眼神透著幽怨，他撐著頭指著天邊的夕陽：「別嘴硬了！等天完全黑下來，路都找不著，怎麼回家！」                 </p> <p>                     女孩停下動作眯起眼認真看著男孩的臉，男孩被看得心裡發毛，但也不甘示弱的回瞪女孩，雙方互瞪良久，男孩終於忍不住開口：「你看什麼看啊！？」                 </p> <p>                     女孩低頭嘟囔道：「鬼也會怕黑嗎？」                 </p> <p>                     男孩像被踩了尾巴的野貓，聲音驟然拔高：「我說過我不是鬼！」                 </p> <p>                     女孩聳了聳肩：「那你跟我說什麼生物會在窗戶倒影上，還會講話？」                 </p>	

男孩搖了搖手指：「嘖嘖！少見多怪而已。」

女孩：「油嘴滑舌。」

男孩：「謝謝誇獎。」

女孩瞥了眼天色，時候真的不早了！

她躍下窗台，把抹布丟進水槽，拍了拍手，拎起書包，扭頭跟男孩說：「看誰先到校門口！」

話畢，撇開腳一頭衝了出去，散開的髮絲飛舞

男孩：「等等我阿！」他轉身化為黑影在窗戶上跳躍騰挪追逐女孩

在夕陽最後的餘輝下，兩道黑影互相交織。

白色，白色，還是白色，大大白白的門口像一張嘴擇人而噬，每個人都一臉嚴肅的行走著，我抬頭看著爸爸，畏縮的不想踏入這個地方，用眼神哀求爸爸可不可以不要進去，但爸爸一改往日的脾氣，粗魯的拉扯我的手，我被拉的踉蹌，只好跟著爸爸走進去，我忍不住問爸爸：「為什麼要來醫院啊？」

爸爸一言不發，只是抓我的手力道又加大了幾分，速度也加快了幾許，走了好久，好久，好久，看不到盡頭的走廊在慘白的燈光下，像是怪獸的食道，我則是正在被消化的食物，突然，爸爸停了下來，停在了一扇玻璃門前，他轉頭對我說：「在這等我！不要進來。」，話畢，他推開門走進了房間，嘴巴慢了半拍才發出回應：「啊？」，我不知所措的看著玻璃門，看著我在玻璃門上的倒影，鬼使神差地把耳朵貼到門上

爸爸：「醫生，這是真的嗎？」

陌生的聲音：「請冷靜點，先生」

爸爸：「你叫我怎麼冷靜？」

陌生的聲音：「先生，這很難接受，可……」

爸爸咆哮：「閉嘴！閉嘴！給我閉上你的狗嘴！」

沉重的腳步聲傳來，我嚇得退開，爸爸一臉兇橫的站在我面前——這是我爸爸？

「爸..爸.....?」

他惡狠狠的盯著我，聲嘶力竭的吼道：「都是因為你，都是因為你！」

「....什...麼....?...」

「媽媽離開了我們，都是因為你！！！」

他撲向我，化為無數的重影，每道影子都指著我，怒喝道：

「都是因為你！！！」

「哇！呼呼呼呼呼呼.....」

是夜，女孩滿臉冷汗的坐在床上喘著粗氣，濕冷的髮黏在臉上，臉上一片病態的慘白，肩膀一抽一抽的聳動：「該死！」

公車上

「她就是三班的李莫何噢？」

「對啊！聽說阿村都把工作丟給她做。」

「好過份！怎麼可以這樣！」

「沒有啦！聽說她家……」

好吵

對別人不理解就站在遠處指指點點，好像這樣就能產生一種得天獨厚的高高在上，我倚靠在車窗旁，看著窗上的倒影，努力地忽略旁邊的嘰嘰喳喳，看著這些扭曲的人影，橘色制服，白色長褲，像是一條條沒烤熟的熱狗硬塞在半張衛生紙裡並洋洋自得的訴說著自己的愚昧。

「所以啊！丟給她只是剛好而已啦！」

「原來是這樣！可老師不是說要多幫助單親家庭的小孩嗎？」

「吼悠！你都沒在聽我說嗎？她家是……嗚嗚嗚嗚！」

「幹嘛啦！？搗我嘴做什麼？」

「等一下，她好像在瞪我們欸。」

好吵

上課鐘聲響起，班導踏著她那令人煩躁的黑色步伐，踩著最後一秒的鐘聲進入教室，手指敲著講桌，冷著臉問道：「為什麼昨天上面的氣窗沒擦？」空氣似乎降到了冰點，平常吱吱喳喳的小鳥們通通都閉上了嘴，一雙雙黝黑的眼紛紛看向他——陳建村，他倉促起身說道：「抱歉，因為我昨天身體不舒服，所以——」

「是嗎？」

一道黏膩到噁心的聲音打斷了陳建村，一個頂著捲毛的高個子正壞笑的看著他

「說謊可不是一個好習慣噢！陳大天才。」

「我……」

班導瞥了一眼還想說什麼的男孩，瞬間所有的辯解便噤若寒蟬

「你坐下！」

班導鋒利的視線掃向高個子，冷漠地問道：「你想說什麼？」

高個子也識時務的收起嘻皮笑臉，指著我說道：「是李莫何擦的。」

傾刻間，我也變成了「眾望所歸」的人，我站起身面無表情地說道：「我不夠高，所以擦不到。」

她扶著眼鏡的邊：「這不是理由吧？」

頸後的髮也躁熱起來，我問：「那你想聽什麼理由？」

空氣中瀰漫著火藥的氣味，一雙雙無辜的眼中竄動著興奮的火花，整個空間似乎只需要在多一點火星就能引燃。

「阿勒……」

一道不合時宜的聲音在緊繃的空間中驟然響起，龜裂的黑色門框不知何時溜進了一隻蒼白的手掌，如受驚的小獸般惶惶不安的打著轉，疑惑的目光們不約而同地轉向聲音的主人——一個消瘦的女子。

「陳獨音導師，我有事找李莫何同學。」

班導微不可察的嗤了一聲後，和藹得轉過頭對女子說道：「幼瑄老師，現在恐怕不太方便。」

名為幼瑄的輔導老師下意識地低下頭，但又回過神來把已經到了喉嚨的「好」字嚥了回去，抬起頭認真地看向班導說：「這是輔導處的事。」

班導挑起眉毛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好！我知道了！」

又是熟悉的薄荷涼茶再加上幾包聊勝於無的藍莓餅乾，李莫何靜靜地坐在鬆軟的沙發上看著眼前的女子，她無奈的揉著太陽穴，小口喝著她的熱可可，安撫她脆弱的神經。

捧起茶杯舔了一口，一股苦澀混雜著涼意的複雜味道直衝腦門，辛辣的滋味在喉嚨間流淌，最後在胃裡匯聚成難喝二字，皺起眉並把茶杯不著痕跡的推遠後，重複了那句不知重複了多少次的台詞：「下次給我杯冰水就好！」

似是終於用手裡那杯熱可可補充完能量，幼瑄老師把空的杯子輕輕放下，看著眼前面無表情的女孩，嘆了口氣道：「她想要見你！」

「……」

雙手不自覺的握緊，讓鬆軟的沙發皮扭成一團，身體微微前傾，眼睛直勾勾的盯著老師，如釘釘子般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

「她，已，經，死，了！」

空調的嗡嗡聲擠滿了這個狹窄的會客室，面對這撲面而來的壓迫感，幼瑄老師表情卻出奇的平靜

「那就算你拒絕了吧？」

一邊站起身子，一邊把杯子湊到唇邊，張開嘴

「那杯已經空了。」

持杯的右手僵在半空中

「明明是隻兔子卻要裝得像隻獅子，不累嗎？」

苦澀爬上了嘴角，她一屁股又坐回沙發上，整個身體陷入沙發中，翹起二郎腿

「這麼明顯嗎？」

李莫何默不作聲，但這沉默卻是最好的回答

「你剛剛那樣子可真的嚇著我囉！」

女人似是鬆開了一直繃著的弦，手指捻著髮梢苦笑道，女孩聞言低下頭，眼神瞥向角落的陰影，悶悶地說道：

「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消瘦的女人突然咧開嘴笑了，扔了一包藍莓餅乾過來，女孩下意識的接起

「吃吧！在放就要過期了。」

女孩愣愣地看著手上的餅乾，默默的撕開包裝紙咬了一口，微酸的扎實口感在口中逸散，算不上多好吃，但也還行，細細咀嚼後竟還有一絲甜味。

幼瑄老師看著李莫何臉上少見的放鬆神情，嘴角的笑容擴大，把那盤餅乾推到她面前。

「還要嗎？」

正要伸出手，但莫名的窘迫感讓我收回手，別過頭讓表情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模樣，沉聲說道：「你找我還有什麼事嗎？」

幼瑄老師臉上閃過一絲失望，收起笑容，認真地問道：「你爸爸還有給你生活費嗎？」

這突如其來的問題讓我呆住了，而她似乎已經從我的表情得到了答案，帶著某種我無法理解的情緒忿忿不平地說：「怎麼會有這種爸爸！」

「不干你的事！」

我猛然打斷了她大聲說道，她錯愕地看著我，而我也意識到自己的失態，卻也沒有道歉的意思，只是低聲重複道：

「不干你的事。」

房間內再次跌進沉默的深淵，兩個人相視無言，時間在這令人窒息的空氣中流逝，像是過了幾百年又好像只是過了幾秒，雙方都在思量著剛才的對話，思慮如何接續或者收尾，而最後幼瑄老師率先打破了沉默

「好吧，我知道了！如果剛才的話讓你不舒服，我很抱歉。」

「你不需要道歉。」

「唔？」

「因為我不想道歉。」

「……好。」

我看了眼牆上的時鐘，十一點五十二分

「我該走了。」

「喝完茶再走阿！」

「……」

「不用了。」

她站起身走到門前幫我拉開門，而我則趁她轉身的空檔，掏了一包餅乾進口袋。

「再見。」

「再見。」

中午的學校瀰漫著飯菜的香味，樹下的陰影，樓梯間的拐角，似乎都沾染上了那可口的味道，讓整個學校都變成了一個特大號的飯盒。

我提著剛從學務處拿到的愛心便當，注意力卻被手上的通知單吸引，上面寫滿花花綠綠的行程，最頂部則洋洋灑灑的寫著公費戶外教學資格八個大字，不知不覺間我已經離開了學校最喧鬧的區域，進入了被各種鬼故事佔領的舊大樓，蒼老的大樹們擠壓著脆弱的水泥鋼筋，把地板牆壁滲透的千瘡百孔，綠色的傘蓋頂替灰色的天花板，在枝桠間撒下溫暖的陽光，一隻蜻蜓從這塊斑駁的地毯飛過，帶來徐徐涼風，我走到了最大的一顆榕樹前，倚靠在盤根錯節的樹根旁，打開飯盒

「耶！是糖醋排骨欸！」

骯髒的窗戶上不知何時已經被一個男孩的身影佔據，他整張臉貼在窗戶上，眼巴巴的望著女孩手上的便當發著小小的歡呼

「你又吃不到……」

「對吼！」

男孩有些喪氣的把臉從窗戶拔開，空洞的眼眶卻瞥到了女孩手上的通知單

「你要去嗎？免費的欸！」

女孩嚼著飯含糊不清的問道：

「不知道。」

男孩舉起手作加油狀，身上的繃帶都微微揚起

「去啦！去啦！可以去海邊欸！」

女孩看著亢奮的男孩，無奈的揉了揉眉心

「要分組。」

「噢……」

男孩身上的繃帶垂了下來，但下一刻又飄起

「你可以找那個什麼村的啊！」

「他？」

「對啊！就——啊！蜘蛛！！！」

男孩指著女孩手上的一個小綠點大叫，只見一隻指甲月牙大小的蜘蛛正在女孩手臂上爬行，女孩側頭掃了一眼，放下便當，隨手就把它彈飛

「別這麼大驚小怪的！」

好歹你也長得比這隻蜘蛛恐怖——這是女孩沒說出的後半句話，她從口袋掏出那袋餅乾，正要撕開

「你不是不喜歡吃餅乾嗎？」

聞言女孩的動作稍稍停滯，看著手上的餅乾

「我喜歡吃餅乾，只是很少吃而已。」

男孩好像是想到什麼一樣，突然沉默了下來

啪！

餅乾的包裝終於被打開，女孩一口吞下整塊餅乾

「真的不好吃啊！」

乾澀的味道充斥整個口腔，讓那股甜味被深深掩埋，吃力地咀嚼卻讓它越發黏稠難以下嚥，吃著餅乾，思緒慢慢地飄回泛黃的角落，在某個模糊又失焦的畫面停下，那是我最後一次對於媽媽的記憶，媽媽臉上那一天流了好多水，緊緊的抱著我，一次又一次地說著對不起，明明那一天她只是忘記幫我買那包餅乾，明明我也說沒關係，明明說好下次再買就好，明明有那麼多明明，但一切卻像斷了線的風箏，可追而不可及，不管是追趕、哭喊、



祈求，時間捲起的狂風只是把風箏越吹越遠，任憑我拿著沒有意義的線在原地失魂落魄。

「這不是我們的李莫何大小姐嗎？」

一道戲謔的聲音把我從思緒中拉回現實，四五個班上的男生正站在不遠處，為首的高個子正指著我表清誇張地大喊，我面無表情地看向他們。

「嗤！還是每天那副死人臉。」

為首的高個子大步向我走過來，頭上頂著剛燙好的紫金色捲毛。

「別碰我！」

「喲！還有餅乾吃，不是低收入戶嗎？」

他眼神掃過我手上的包裝紙，挑著眉毛說道

「那用我們的錢買的便當就不用了吧！」

話才剛說完，他舉起腳徑直踩向我的便當，我還來不及反應，我的便當就被徹底踩扁，擠出來的菜液湯汁飛濺到他的白色球鞋上。

「你看你，害我都弄髒了！」

世界突然變得很安靜，時間像是橡皮筋般被拉伸延長變得異常緩慢，我蹲下身查看被徹底踩扁的便當，變形的紙蓋邊緣還滴著弄髒他高貴球鞋的低賤湯汁，而幾塊糖醋排骨正蒼白地躺在地上，我小心翼翼的把它們拾起，掀開變形的紙蓋把它們放好，拿起便當，抬起頭看向他，他正浮誇地打開雙手，身體前後搖擺著，嘴巴好像是在說什麼連這個都敢吃

我笑了！

一剎那間，橡皮筋被鬆開，時間重回原本的流速，我高高跳起，把便當盒狠狠的砸進他那紫金色的髮旋裡，好像我的嘴巴也在嘶吼著什麼，但我不在乎，讓他那張還在大笑的臉優雅的跟地板來了個親密接觸，我看著湯汁飯菜從他的額頭流下，還有幾塊肉滑稽的掛在他的後腦杓上，喘著粗氣，轉頭望向那群男生，他們驚愕的愣在原地竟不敢跟我對視，眼簾低垂，緊抵嘴唇，突然間我感到一陣荒謬，他們失去了領頭者後，看起來卻比我這個當事人更像是受害者，讓我不禁啞然失笑，遠處嘈雜的人群似是終於注意到這裡紛擾正往這趕來，時間抓的不多不少，維持在一個可以看熱鬧卻又不會弄髒自己的節點，這樣看來，那

群男生又莫名的有點可憐，嘈雜的人群似是發現倒在地上的人影，在經過一陣驚呼後，手機拍照聲跟討論聲如雨後春筍般鬱鬱蔥蔥的成長在人群裡，最後被一個趕來的老師驅趕作鳥獸散，而「受害者」們則急匆匆的向老師傾訴他們的嘖嘖喳喳，最終代表正義的手掌搭在我的肩上，怒氣沖沖的要我跟他走一趟。

仰起頭

我看到

枝椏間一隻蜘蛛捕獲了一隻蜻蜓。

太陽再次西斜，疲憊的影子癱在地上任我拖拽，在經過一整個下午的調解與釐清，不論是氣急敗壞還是義正嚴辭都得到了一個還過得去的答案，回到空無一人的教室，拎起書包跟空無一物的皮囊，走在針落有聲的走廊，長舒一口氣——終於結束了！

殘陽如血，校門口一個黑影倚靠在角落，等待著某人的出現，像是響應他的期待，一抹嬌小的人影自走廊一端緩緩出現，疲倦失焦的瞳孔在看到黑影後重新聚焦，訝異的問道：

「你怎麼還在？」

黑影從角落走出，尷尬的抓了抓頭，拿出一個小袋子遞給李莫何

「這是昨天的報酬！還有……對不起！」

「沒關係。」

李莫何接過小袋子，把裡面的東西倒在手心，幾枚 50 元硬幣在夕陽下反著玫紅色的光，沉甸甸的份量也讓人一陣安心，她的嘴角不由得翹起，連影子都變輕了幾分

「謝謝囉！」

男孩小心翼翼的觀察女孩的表情，在聽到這句感謝後，不知道是不是夕陽導致的錯覺，他的臉變得好紅好紅，深吸一口氣，挺起胸膛，拿出一張被握的皺巴巴的紙，暈頭轉向地問道：「你後天的……戶外教學可以……跟我一組嗎？」

回應他的是一隻素白的小手，李莫何踮起腳尖，摸著他的額頭

「你發燒了嗎？怎麼臉這麼紅？」

帶著擔心的語句鑽入陳建村的耳中

更紅了！

「喂！聽得到我說話嗎？」

李莫何拍打著紅的發燙的臉頰，略帶焦急的問道

「有有有有有！」

「你今天怎麼怪怪的？」

「有有有有有！」

「……？」

李莫何看著眼前胡言亂語的男孩，思索起離最近的診所還有多遠

回過神的陳建村懊惱著自己剛才的表現，笨拙的揮舞雙手，大聲地說道：「那個你可以……」

女孩疑惑地轉過頭，剎那間所有的勇氣都煙消雲散，只剩一片空白在大腦嗡嗡作響

「……跟我一起回家嗎？」

「蛤？」

女孩困惑的歪著頭看著臉紅到耳根的男孩，心中不禁感到一陣詭異，但男孩奇怪的狀況也讓她不太放心，思考半晌，點了點頭

「走吧！你帶路。」

陳建村糊裡糊塗的應過，走到李莫何身前，一路上兩個人都沒有說話，只剩晚風的嬉笑聲在兩人之間打轉，而這抹涼爽也帶走不少男孩臉上的紅暈，他悄悄放慢速度，讓自己跟李莫何肩並著肩走著，女孩的側顏在晚霞的襯托下顯得嬌嫩，不苟言笑的眼眉都變得柔和，這副風景讓陳建村不禁希望這段路不要結束，但似乎有什麼小偷偷走了時間，明明半個小時的路程，家門卻一下子就已經不通情理的矗立在眼前。

「這是你家？」

李莫何愣愣地看著眼前的透天厝，臉上盡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似追思又像悼念，最後擺了擺手，頭也不回的走了。

陳建村望著逐漸遠去的背影，直到其消失在巷尾才如夢初醒般呼出一口氣，顫抖的拿出鑰匙，卻發現始終對不準近在眼前的鑰匙孔，他不得不停下動作放鬆肩膀，顫抖才緩緩停下

「對了！我答應你！」

一道聲音如平地驚雷陳建村背後炸響，只見李莫何從巷尾探出頭來，對他喊道，不等他反應過來，女孩的身影就又消失了，只剩陳建村呆站原地，任鑰匙再次發起抖。

黑色的輪胎壓在掉漆的鐵皮屋頂，乾涸的水溝裡堆積著如山的廢棄物，幾隻烏鴉三三兩兩的站在枯樹上嘶啞的叫著，生鏽的大門在風中唱著咿咿呀呀的歌。

女孩抱胸凝視自己的家半晌後，喃喃的說道：「好一個不用錢的鬼片場景。」

「特效那些也還是要錢的吧！？」

黑影男孩捏著下巴，頭下腳上的在大門上的八卦鏡中發表意見

女孩抬起頭默默看著男孩

默默看著

「喂！！我說過我不是鬼！」

女孩聳了聳肩

「我什麼也沒說。」

不理會男孩的嗷嗷亂叫，女孩俐落的撞開生鏽的大門，再從沒了半邊臉的財神像下拿出鑰匙，打開象徵比實際意義大的鋁門，把背包扔到餐桌下，徑直走進廚房把白色的米倒進綠色的電鍋，捲起袖管，打開瓦斯爐噴出紅色的火，取出雞蛋打進平底鍋，金黃的流體在油鍋跟煎鏟的淫威下不甘地變成散發焦香的小可愛，最後再撒上一撮鹽點綴

「完美！」

不等心中的自我良好消散，只見男孩從抽油煙機的曲面滑了下來，指著電鍋說道：「你沒插插頭。」

「……」

女孩翻了翻白眼，抹掉額上的汗珠，把插頭插進插座，但電鍋的指示燈卻沒有一如往常的亮起，她不信邪的又插了一次，可指示燈仍然不為所動，像是想到什麼可能，她沉著臉扯動頭上的拉繩，電燈無動於衷的俯視女孩

「被斷電了啊！」

她撇了撇嘴，趁還有餘光透過紗窗，迅速的把荷包蛋放上托盤，並從身後的櫃子裡拿出幾個罐頭揣在懷裡，穿過鋁門，大喇喇地坐在門檻上，絆著最後的幾縷微光吃起晚餐。

「我以前其實不住在這！」

嚼著荷包蛋與麵筋，我莫名地開口說道，身邊並沒有傳來熟悉的回應，但我繼續自顧自地說道：「我記得以前我住的地方門口有一株龍眼樹，我會趁大人不在家偷爬上去摘龍眼吃。」

枯樹上的烏鴉背著夕陽展翅離去

「還會有蜻蜓跟青蛙在晚上闖入家中，我會尖叫著叫爸爸趕快把他們趕出去。」

裝滿廢棄物的水溝中幾隻蟑螂爬過

「而且每次放學走回家，媽媽總是會一邊曬著衣服，一邊在門口等我！」

不知不覺間我的嘴角微微翹起，輕聲描繪著記憶中的舊家

「聽起來還真是一個好地方！」

一抹黑影在夕陽徹底落下後的陰影裡感嘆道

我閉上眼微笑地說道：

「當然！」

緩緩睜開眼

「但也回不去了。」

橘紅色火光點燃蠟燭，滿是灰塵的供桌上放著過期的餅乾，陳舊的黑色牌位上刻著一個大大的「李」字，雙手合十對著祖宗牌位拜了拜後，拿出一本小說藉著微弱的光線讀了起來。

「你也太隨便了吧！？」

她頭也不回的回道：「我又不認識他們。」

她一直都認為逢年過節不過是逢場作戲，所謂的血緣不過是一條好看的領帶，如果是家人你別不別領帶，家人並不會在乎，而如果不是家人，那別不別領帶更不會有人在意，所以真正需要打領帶的人恰恰是不懂領帶的，而列祖列宗就只不過是那個領帶的標籤，如果祖祖輩輩都是什麼大人物，那麼不光自己人想戴這條領帶，別人家也會陪著笑臉「認祖歸宗」，但如果祖上是什麼作奸犯科的，那這條領帶就成了上吊繩，後輩吐著舌頭在房樑上晃啊晃，供那些打著漂亮領帶的人觀賞，因為這樣才更能彰顯領帶的價值。

男孩歪著頭盯著李莫何，若有所思地說道：「可這世界上也有很多不認識的人會互相幫助，那為什麼你不能先踏出第一步呢？」

李莫何闔上書本，搖了搖頭，略有些不屑地說道：「所有的饋贈早就被暗中標好了價，只是早點跟晚點的差別而已。」

昏黃的火光後，男孩的眼神變得異常的鋒利

「這就是你不喜歡接受幫助的原因嗎？」

像是沒想到平常隨和搞笑的男孩突然能說出這種話，李莫何愣住了。

男孩繼續不依不撓的提問：「抑或者說你還在憤怒？」

昏黃的火光照得李莫何的臉陰晴不定，她舉起手指指著牌位冷冷地說道：「所以你認為這個木牌裡的東西會保佑我？」

「如果我不認識的祖先會保佑我，那為什麼我認識的人卻不會保護我？」

一剎那間神明廳內只剩火光的顫動，黑色的影子也變得捉摸不定，一人一影就這樣僵持住了，直到最終火光熄滅，所有一切歸於黑暗。

「早點睡吧！」

日子總是過得很快的，尤其當你抱持期待的時候，戶外教學當天小雨陣陣，破碎的風夾雜著淒厲的狂嘯吹的路人一身濕，遊覽車的雨刷不停地擺動，讓人不禁懷疑在這種天氣下出遠門是否是一個好主意，但車上倒是一如往常的吵鬧，撥了撥濕透的劉海，眼角習慣性地搜尋那抹黑影，可仍是一無所獲，自從前天的那次吵架後，他就像人間蒸發般杳無蹤跡。

「你到了啊！？」

陳建村不知何時已經坐在我身旁，手上還拿著一隻滴著水的雨傘

「嗯！」

我點了點頭，望著窗外雨色朦朧的世界，漫不經心的應和著

「各位！注意我這裡！」

班導站在車頭處拿著點名板喊道，在等每個人都把注意力轉過來後，班導說道：「因為天氣因素所以包括海灘健行等戶外行程全部取消，我們會另外安排室內行程。」

「另外我們等一下就要出發了，檢查自己有沒有忘記帶什麼東西！」

雖然早有預料，但在被錘定為事實後仍免不了一陣失落，畢竟海邊才是這次戶外教學的主軸，其他的行程我並不感興趣。

「唉！這什麼鬼天氣。」

陳建村抖了抖雨傘不滿的嘟囔著，隨後轉過頭遞來一包衛生紙，問道：「要嗎？」

我正準備搖頭拒絕，但想到前天的爭吵，默默的點了頭，接過衛生紙擦拭起頭髮，透過髮絲間的縫隙，我悄悄的看著他，我其實不太明白這個人為什麼總是喜歡多管我的閒事，明明是個乖到不行的書呆子，卻會替我撒笨拙的謊，明明手頭也不寬裕卻總是會為了不打掃豪擲千金，稱這是等價交換，他的數學可是班上最好的，卻連這最基本的比大小都分不出來。

「還你。」

我把還剩半包的衛生紙遞給他

「你後面的頭髮還是濕的啊！」

話畢，他不由分說直接靠了過來，正準備要撩起我的頭髮

「別碰我！」

我下意識地直接推開他，不料卻讓他撞到前面的椅背，發出匡的一聲，班導的詢問的視線隨之而來。

「不小心的，不小心的！」

他揮舞雙手，表情尷尬地說道

「系好安全帶我們要出發了！」

輕微的失重感傳來，伴隨粗重的引擎聲，等待許久的遊覽車緩緩啟動。

待班導的視線移開，我用眼角餘光偷瞄著他的表情，只見撿起掉在地上的衛生紙遞給我

「再不擦真的會感冒噢！」

我接過他遞的衛生紙，看著他腫了一個包的腦袋

「謝謝……」

「還有對不起。」

他敲了敲自己的腦袋，笑笑的說道：「沒事的。」

突然間我又覺得這趟旅行值得期待了。

休息站內學生們三三兩兩的結伴下車休整，其中不乏幾聲咒罵天氣的聲音，由於下著大雨導致發生連環車禍，兩輛遊覽車也遭到波及，校方基於安全考量決定取消這次的戶外教學。



我獨自從女廁走出，撐著傘走到一個廢棄的攤位前，無聊的猜起這裡以前賣什麼，畢竟還有半個小時才要集合，沒有手機的我也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

「小何？」

背後突然傳來熟悉的呼喚，我僵硬的轉過身，愣愣地看著眼前的女子，乾澀地說道：「媽媽？」

她撐著傘站在雨中，風吹來的雨打濕了她的衣裳，一切是那樣的虛幻，像是泡泡一樣精緻又脆弱，只要眨眨眼就會破掉，但當她向我走來時，卻真實的過份，每一步都在扎扎实實的拉近我跟她的距離，最後她走到我面前，我透過模糊的雙眼看著她，她的面容沒有記憶中的俏麗，增添了幾分歲月的皺褶，烏黑的髮裡也多了幾縷銀絲，一切都昭示著她也老了。

我鼓動發抖的嘴唇，沙啞地問道：

「你怎麼在這？」

「幼瑄跟你說的？」

「你不是真的，我媽媽已經死了！」

「你……」

一個擁抱打斷了我的質問，時隔多年，這份擁抱卻還是跟記憶中一樣溫暖，她顫抖地說道：「我很想你！」

掉落的雨傘被風越吹越遠

「別再說媽媽已經死掉的傻話好不好？」

猛然間一股滔天的怒火從胸口竄出，我一把推開她，怒吼道：「當初離開我的是你，現在說想我的也是你，憑什麼什麼都由你說得算？」

「既然你已經離開我過著你想過的生活，那為什麼我不能讓你死在我的回憶裡！？」

跌坐在地的女人嚙嚅道：「我也是有苦衷的。」

「苦衷？」

「你們大人每個都有他媽的苦衷，誰沒有苦衷，這個世界最不缺的就是苦衷，別拿這種擊腳的理由當藉口！」

胸口大力的起伏，看著跌坐在地的她，我眼中的厭惡越來越濃

「你想去做你的貴婦就捻好你的蘭花指，我不過是妳跟他的副產品，別拿那副樣子噁心我！」

話畢，我頭也不回的走了。

失魂落魄的走在街上，來往無關的人群急匆匆的從我身旁流過，他們眼中都只有自己的目的地，急切地往那處趕去，我任由這條「目中無人」的人潮沖刷我這顆漫無目的的頑石，會被帶去哪了？我自己都不由好奇起來

「跟我走吧！」

冥冥中一道聲音在腦海裡響起，手指像被什麼東西拉著，回過神時雨已經停了，而我正坐在海邊的涼亭裡，身旁的男孩牽著我的手，但他卻出奇的矮小，只到我的腰的高度

「你還記得我們一開始遇到的地方嗎？」

「當然。」

當時在醫院我被爸爸的凶橫氣勢嚇到，一個人跑到醫院的逃生梯裡，獨自坐在黑暗裡啜泣，而一道模糊的黑影就在此時突然出現，問我為什麼在哭，我抽抽噎噎地什麼話都說不清，只能一個勁的哭泣，而黑影就這樣一直陪著我，陪到哭暈的我終於被趕來的爸爸發現。

這些回憶好像才剛發生，但又那麼遙不可及。

「妳想要回去嗎？」

「不知道。」

我看著涼亭下洶湧的浪花，白色推擠著藍色，莫名的美麗

「妳想做什麼？」

「重要嗎？」

「不重要嗎？」

「……」

「別做傻事。」

「……」

「答應我。」

「……」

女孩攀著欄杆眺望著遠方突然開口道：「我其實一直都知道你不是鬼。」

身後並沒有任何回應傳來，她轉過頭，身後空無一物。

鬆開欄杆。

一個平平無奇的派出所裡忽然走進一個平平無奇的女孩

「抱歉，我把自己弄丟了。」

